



# 打开新春的画册

□毛成玲

## 年味儿

走进岁月深处  
才能寻见你  
你正披着一身金色铠甲  
立于夕阳之下  
引我奔向春水激荡的彼岸  
那是聚集着鸟语花香的地方  
春去春又回  
在这多情的季节  
总有人说起  
年的故事  
说起年味儿  
给童年留下的欢乐  
以及那些  
镌刻在祖辈嘴边  
红红火火的印记  
新桃旧符  
谁说只是一种简单的想象

## 春联“福”字

谁说只是一些浅薄的渴望  
烟花爆竹  
谁说只是一丛恣意的绽放  
千秋万代  
红灯高照下的幸福  
永远都在如诗般静静流淌

## 除夕

与鞭炮齐鸣的时刻  
无数心愿的碎片  
从封存多年的  
记忆宝盒中喷溅而出  
夜幕上缀满快乐的呼喊  
幸福荡漾成海  
可曾看见  
那阡陌上伫立的身影  
把母亲的期盼

## 拉扯得好长好长

可曾听见  
那车轮上滚烫的心跳  
将游子的乡愁  
抚摸得缠缠绵绵  
根根白发  
思念已汇聚成海  
条条皱纹  
恩情已冲破云天  
回家 过年  
回家 团圆  
这是除夕夜  
千年万年不变的约定  
这是人世间  
真心真意相爱的诺言

## 拜年

过年好

## 过年好

路遇时一声轻轻的问候  
足以消融  
彼此陌生的目光  
寒风也收起凌厉的剑锋  
旋即隐退  
心中跃出一群快乐精灵  
围着春天纵情歌舞  
带上满满的祝福  
踏进久违的庭院  
在每一个心之向往的处所  
将囚禁的思念全部释放  
一声乳名 两行热泪  
亲情更浓 友情更深  
喷香的炊烟袅袅升起  
空洞的酒杯再次斟满  
高高举起真诚的心意  
此刻 说什么都好  
说什么都都是幸福

## 久远的年味

□解家忠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山东农村度过的。来到新疆已经快五十年了，每逢过年，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在老家过年的情形。尽管那时候人们都不富裕，物质非常匮乏，但在过年上还是很重视、颇有仪式感的。

赶年集。那时年前最高兴的是跟大人去赶集买年货。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炮市”，就是卖炮仗的地方。在一个宽阔的场地里，停满了大大小小已卸了马的马车。车上装着各式各样的炮仗和烟花。卖主们一边声嘶力竭地叫卖，一边点燃用长竹竿挑起的一串串鞭炮，或者手提几个大麻雷子，点燃，顿时响起一阵剧烈的“噼里啪啦”炮仗的爆炸声，引得围观人群一阵叫好，纷纷涌到其车前购买。此处炮声刚落，又有一商贩扯着嗓子喊起来，接着又是一通响亮的炮仗声。整个上午，商贩的叫卖声，炮仗燃爆的“乒乒乓乓”声此起彼伏，烟雾缭绕，热闹非凡，既有浓浓的年味，也让本来就热闹喧嚣的集市平添了几分喜庆。

出豆腐。每到快过年时，母亲都要亲自出两锅豆腐。豆腐作为廉价而好吃的食品，平时都是从走街串巷的小贩处用豆子换来的。只有到了春节，家家户户才会自己做豆腐吃。先把黄豆放进水里浸泡一夜，让豆子全都膨胀起来。然后，用自家院子里的石磨磨成豆浆。在搅拌均匀的豆浆中倒入滚烫的开水，大约半小时后，再把豆浆倒入棉纱布过滤，将豆浆和豆渣分离开来，把豆浆放进大锅中烧开，倒入用石膏制作的发酵卤水，也叫“点卤水”。很快屋里便弥漫出豆腐的香味。此时，母亲会给每人舀一碗豆腐脑。最后，母亲把凝固了的豆腐脑倒入一个铺上过虑用的白纱布的方形木框内，包好，再压上一块石头，定型，豆腐就算做好了。

现在想起那时自己也曾参与过的豆腐制作，想起烟火气和豆腐香气氤氲的厨房，想起母亲忙碌的身影在蒸汽中若隐若现，那番景象仿佛就在昨日那般令人难以忘怀。

穿新衣。过年能穿新衣裳是儿时的我盼望过年的缘由之一。春节前夕，母亲都会忙着给我们几个孩子做新衣裳。那时父亲在新疆工作(七级锻工)，每月都会寄回来50元，但勤劳、节俭的母亲，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就能让我们过年“一身新”。鞋底是母亲一针一线纳的，鞋帮是母亲用旧布和浆糊粘的，只有鞋面一般都是用买来的黑条绒布做。而新衣服新裤子，也是母亲用亲手纺的线织的布，用缝纫机缝制而成的。到除夕晚上，我们就迫不及待地穿上一身新衣裳，口袋里揣一些拆散的炮仗，和小伙伴一块儿跑到外面去放。

走亲戚。大年初二以后我们开始走亲戚。过年走亲戚，是中国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习俗，是一种亲戚间联络感情、互相慰问的活动。很多不是特别近的亲戚一年到头也不联系，更谈不上见面，所以能够维系亲戚关系的事情，就是过年时的相互走动。母亲要在家中接待来拜年的亲戚，走不开，于是小小的我就承担起了替大人“走亲戚”的使命。那时走亲戚是真正的“走”，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步行。母亲通常会给我准备好装了馍馍或者嵌有红枣的花卷、饼干点心之类的包袱或竹篮，一连几天走好几家亲戚。

走亲戚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亲戚家会受到热情接待，能吃到好饭好菜。回来时，亲戚不会把所有礼物留下，一般会回赠些礼品。我记忆最深的，是去一个嫁到旭升大队山庄村叫“玲子”的远房堂姐家，她年龄比我母亲略大一些。我每次去给她拜年时，她都特别高兴，同时用带着感伤的语调对我说：“你可别到新疆去啊，你走了，我就没有娘家人了。”

斗转星移，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更少了采购年货、做年食的忙碌，而年味却越来越淡。尽管儿时厨房里的烟火气、身穿的粗布衣、炮市的鞭炮声、亲戚的叮咛声等等早已远去，但那种特有的年味至今仍萦绕在心怀，久久不曾淡化。

## 等待与年相逢

□张志昌

确切地说，对年的等待是从每一年的年初开始的，只不过到了腊月就变得更为迫切。年初时是以月为计量单位盼着过年，到了腊月，就是掰着手指头数着日子等过年。年味于我而言，总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童年的记忆里，当纷纷扬扬的大雪将山川田野覆盖得苍苍茫茫，淙淙流淌的河水被冰冻得晶莹剔透，松软湿润的土地被冻结得硬如铁板，就意味着快要过年了。忙碌一年的农人终于有时间闲下来修补农具、打扫卫生。一过腊月二十三，村子里就骤然忙碌热闹起来。男人们忙着腌肉、祭祖，妇女们忙着蒸包子、扫扬尘、烙锅盔……在人们一天一天的等待里，年的脚步越来越近。

一到腊月二十六，母亲就忙得不可开交，大盆小罐摆满了厨房的角角落落：灶台上洗净的蒸笼、案板上剁好的肉馅、木盆里发好的面团、大碗里调好的香料、瓦罐里续好的酵母、木桶里拌好的包子馅……母亲要在年前蒸好一家六口从除夕到正月十五近半个月时间里所需的菜包子、肉包子、花卷和馒头。

剁馅儿、和面、擀面、烧火、蒸煮，母亲围着围裙整天穿梭于灶前灶后，忙碌于“叮叮咣咣”的刀切、勺舀、笼蒸、油炸之中。灶膛里的火“噌噌噌”地蹿着，锅里的水“嘟嘟嘟”地闹着，团团蒸汽在一米多高的竹编蒸笼里“哧哧哧”地往外挤，腾腾热气使小小的厨房云蒸雾绕，满屋都弥漫着浓浓的麦香。

写春联、贴春联是最为根深蒂固的年俗，过年时可以没有鞭炮、没有新衣服，但万万不能没有春联，即使经济再困难的家庭，也要挤出一元钱来买几张红纸、书几副春联。我爷爷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先生”，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记忆中，每到腊月二十九、三十这两天，一大早家中就挤满了找爷爷帮忙写春联的乡亲。爷爷在院子宽敞处搭上桌子、摆上砚台、拿出笔墨，起笔挥毫，一会儿功夫，一副副长短宽窄不等的春联和大小不一的“福”字，就铺满了

整个院子。有贴大门上的，有贴厅堂上的，还有贴牛圈门上的，每家几乎都要写三四副，全村40多户人家，年近七旬的爷爷一写就是一整天，有时忙得连午饭都顾不上吃。但每每看到乡亲们捧着春联视若珍宝的样子，即使天气再冷、时间再晚，他也要坚持把乡亲们的春联写完。

除夕的年夜饭总是吃得要比平常早一些，大约还不到下午四点，村子里就竞相燃放起了代表开吃年夜饭的鞭炮，“噼噼啪啪”的声音一阵盖过一阵。等焚香燃烛进行完祭祖仪式后，一道道美味佳肴渐次上桌，全家人按照辈分大小依次落座，细嚼慢咽、推杯换盏。在一声声真诚的祝福中，年越来越生动。

等吃过年夜饭，守过除夕岁，就迎来了新的一年。正月初一早上，孩子们都要早早起床，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要把火生着，煮好油茶，挨个端给左邻右舍的长辈；年龄小的孩子则要挨家挨户地去拜年，每进一家，要先跪下磕个头喊一声：“大爷爷比南山”“大伯过年好”“婶婶身体安康”，直至将这个家里所有比自己辈分高的人全部拜完，然后再去下一家。每到一家，主人都会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糖果、花生、核桃等，将孩子的口袋装得鼓鼓囊囊。

后来，我远赴新疆成为了一名铁路公安。工作十年来，回家过年的次数屈指可数，更多时候，只能遥遥相望2000多公里外的故乡。此后，年味便是每年春运候车室摩肩接踵的旅客，也是千家万户欢喜回家的匆匆脚步，更是父母为我远行千里反向探亲的风尘仆仆。

再后来，母亲因病离世，我在新疆安家落户、娶妻生子。每逢过年，老家的灶台上再没有那蒸汽腾腾、麦香扑鼻、盆盆罐罐的年味儿。

一年又一年，承载着亲情和团圆的年味没有定格在童年，也没有尘封于故里，它已随我的脚步走进了警营，融进了坚守岗位、守护平安的职责使命，并将一直温暖着我。